

雪湖赏雪

司舜

没有经历过雪的树叶,迟迟不肯飘落,在等待雪的降临。

没有经历过雪的水波,迟迟不肯散漫,在等待雪的掩盖。

还有大地上其他的一切,所有的一切,没有等到一场雪,简直就是遗憾。

人,更是。

这一次,我在雪湖遇到了一场雪,我在雪湖找到了雪。我看见,树叶虽然很枯但很陶醉,我看到,水波虽然很凉但很满足,它们都在尽情享受。

我的脑海里尽是有关雪与人的往事。

从古至今,雪都是诗人爱恨交加的精灵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胡天八月的飞雪是边塞诗人岑参喜欢的。边塞的雪,犹如一支唱不完的冬曲,千余年过去了,还是那样灿若梨花。

另一位也是诗人的张岱游西湖,看见“天与云与水上一白”“晴湖不如雨湖,雨湖不如雪湖”,南方的雪特有意蕴。大雪后的西湖是一个静寂的世界,鸟不敢飞,人不敢行,甚至连气也不敢透,浑茫的琉璃世界中更增添了一种朦胧和神秘感。

“映雪读书”的故事想来人人皆知,于赏雪人而言,白雪茫茫是难得的景致。而对家境贫寒的穷书生孙康而言,这白到发亮的雪却是一盏读书的“灯”。可以说,寒夜白雪造就了一代大儒。

“白雪纷纷何所似?”答曰: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又答曰: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远古女子谢道韞表现出拔萃的才华,这《咏雪联句》也因此被传为佳话。

有一种雪是悲悯之雪,白居易《卖炭

翁》就是。在凛冽的北风里,在不胜繁华的长安大都市里,一边是夜来城外一尺雪,一边是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。雪因为太过寒冷太过无情,成了我们难以抹掉的悲悯。

雪中衍生很多故事,程门立雪就是最经典的一例。“既觉,则门外雪深一尺矣。”千年前发生的拜师故事,穿越时空延续到了今天。那时飘飞着的雪花是不凡的雪花,见证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师生情谊,而印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。

我在想:1700多年前,陶渊明坐在桃花源里弹无弦琴,一场虚幻之雪,神韵悠然地飘落;1100多年前,柳宗元伫立寒江之上,痴迷沉醉,用孤帆和破旧的蓑衣,钓出一场旷世的大雪。700多年前,关汉卿梨园石桌上的一梦,以笔代刀,刺破苍穹,六月里一场大雪漫天飞舞。

我在雪湖看雪,越看越看不懂。这雪,从前的情况几乎都是:我心里想什么,雪就说出什么。现在不同,我见到的雪,不能同老人头上的白发比,不能同李白窗前的月光比,不能同苏武放牧的羊群比,不能同白糖比,不能同盐巴比,不能同味精比。

当我一遍一遍在比着的时候,雪越下越大,铺天盖地的雪。一只鸟站在雪地里,沉迷于雪白的声音,让四周的空旷避让不及,紧接着它用一声鸣叫,唤来翅膀里的飞行,离开自己的孤独。

真好啊,树叶幸福起来;水波幸福起来;大地、山川统统幸福起来。

原来,雪对我所喜欢的事物,从未有过休止,如同雪湖上泛着的涟漪,每一朵都远超自己本来的洁白。



山深春尚寒 杨冰 作

书的阶梯与苍穹

明前茶

深秋,南京城郊的汤山旁,落叶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绚烂色彩,正在修复的矿坑,比前一年呈现出更多的绿色,水也变得碧青,这里的烟囱、传送带、小火车道,还有水泥筒仓,都如巨大的惊叹号,向我们诉说此处的历史:青山被剖解,矿石被一车车开采,裸露的山体与残留的矿坑就像是大自然头颅上的癩痢;水泥加工厂机器轰鸣、粉尘四起、污水横流……二三十年前,这里曾是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。

而今,秉承“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”的环保治理精神,水泥厂早已关闭,随着江苏园博园在这里的落户,山体与矿坑的保护性修复工作正在展开,就连十个用以粉碎矿石的水泥料仓也派上了新用场。

先锋书店的创始人钱晓华看中了它,将这些废弃的水泥料仓改造成“书仓”,从远处,一眼就可看到在水泥筒仓的头顶,摇曳着十棵茁壮的桂花树,就像巨人般的筒仓长出了头发。而连接筒仓的廊桥,正凌空架起,将这一爱书人的圣殿安排得轻灵又迷人。

先锋书店的座右铭是“大地上的异乡者”,在我看来,这十个“书仓”,就是爱书人心目中的十个“异乡知己”。走进书店,长长的螺旋式楼梯特别吸引眼球,装修以白色为主,墙面采用了特殊的涂料,摸上去仿佛触摸优质图书常用的胶版纸。楼梯旁边还参差悬挂着小镜框,镜框里是诗句,著名的与无名的,令整个空间洋溢着低调又葱茏的文艺气息。同样是螺旋状向上伸展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格调不俗的书籍,所有的书架隔板,采用了纤薄如纸的钢板,而且每一排书上都有细密的筒灯,从下往上仰视,筒灯就如星星在滑行,也像是无数星河打出的漩涡,视觉效果实在太震撼了。

十个“书仓”拥有不同的主题,书籍的摆设也依照不同主题的阅读节奏,以不同的螺旋节奏延伸到水泥筒的顶端,扎实而平行上升的是“文学仓”,呈阶梯状铿锵上升的是“旅行生活仓”,快速螺旋向上,无限延展的是“诗歌塔”。此外还有“艺术仓”“人文社科仓”“儿童绘本仓”“古书仓”,看得出,书店的运营者对美学与诗歌有独特偏好,十个“书仓”中,竟然还有一个“世界最美图书仓”和一个“诗人之梯”,尤其令人感慨的是,设计师将“诗人之梯”设计成一个白色梦境,在它的入口处,书迷可以看到相当多的“镜面”材质,一方面,这可让筒仓相对窄逼的空间无限放大,另一方面,还因为镜面反射营造出有趣的幻象,使得孩子与他们的父母、祖父母,不约而同地游走其间,关照自我,沉浸其中。孩子们对镜时,有惊奇的自我发现,家长又何尝不是如此,镜面创造出波光粼粼的效果,这种沉浸是一种澄澈身心的映射,仿佛徜徉美梦,梦中有书,有诗,有安泰的自我。

是的,在这里,所有的人都忍不住仰望,而由筒底向上仰望的那一刻,便是连接了精神、书籍、自然、苍穹。仿佛没有穷尽的圆形视角带给人向上无限延伸之感,参观者还可以顺着筒仓楼梯走到屋顶,穿梭于十个小巧玲珑的圆形花园之间。设计师将一、二层之间的庞大又丑陋的料斗拿掉之后,留下洞口供人欣赏,此时,可以看到蓝天之下摇曳的桂花树树梢,这是自然与人文之间的深刻联结,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根根“定海神针”。是的,被阅读庇护的男女老幼们,他们有福了。

酒 醒

谢光明

周局退休两个月来,既有如释重负的轻松,又有大权旁落的失落,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,啥滋味都有。

上午,他撸撸袖子,准备去公园找那几个老头“复仇”。昨天,他路过公园时,倍感无聊,看见几个老头在棋盘上鏖战正酣,就坐下来跟他们下了几局。以前,周局对这些臭棋篓子可是不屑一顾的。然而结果却让他始料未及,初次交手,周局盘盘皆输。有个老头的车甚至还没出动,周局的老师就被将得不能动弹。周局是谁?周春发,公认的棋圣,偌大的单位,人才济济,论下棋,他没输过。

还没走到公园,电话忽然响起。一看,是新局长赵打来的。一番客套后,赵局邀请周局中午一起吃个便饭,说还有些事需要请教请教周局。没等周局决定去不去,赵局说马上叫司机来接他,就挂了电话。

酒桌上论座次,现任和前任两位大局长自然都会激烈地互相谦让一番。周局坚持坐在赵局身边的主宾席位上,赵局稳坐主陪位

置。众人依次落座,服务员挨个斟酒。赵局是个痛快人,说几局官腔十足的开场白,站起来先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周局与大伙也跟着站起来,仰头将第一杯酒喝了。酒过三杯,不过二三两,周局就晕乎乎的,感觉不对劲。要知道,平常,周局斤把酒是不在话下的,单位没人能喝得过他。接着喝两杯后,周局就听不清酒桌上的人都在说什么了,大伙也感到意外,看得出来今天周局不在状态,就劝他不要喝了。于是,周局借故下了桌,靠在沙发上休息。

俗话说“酒醉心清”。周局靠在沙发上,昏昏沉沉,心里却在想:曾几何时,自己一直被誉为“酒仙”,如今退休了,难不成酒量也退了?迷迷糊糊中,周局抬眼,忽然看见穿旗袍的服务员正在门后往一个空酒瓶里倒矿泉水。他猛然醒悟过来:自当上局长那天开始,酒桌上,他喝的都是白开水,这是贴心的秘书安排好的。周局习惯了在酒桌上喝矿泉水,让别人喝酒,久而久之,他竟然很认真地觉得,自己喝的不是矿泉水,而是货真价实的白酒。周局又看看赵局,觥筹交错间,赵局正谈笑风生,干脆举起分酒器,与大伙豪饮。

周局只觉得头昏脑涨,便起身告辞。他谢绝了赵局让司机送他回家的安排,自己一个人沿着滨江路慢慢走回家。他明白,自己从来没有喝过今天这么多酒,不过,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清醒。

